



海涅的生活和創作

柏立可著

新文藝出版社



海涅的生活和創作

柏立可著

宗白華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德國革命民主大詩人海涅的一篇評傳。德國文藝批評家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簡單扼要地分析了海涅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的發展。全書分四個部分：一、青年海涅的文學活動；二、海涅在流亡時期第一階段的創作；三、海涅和馬克思接近時期的創作；四、海涅最後十年的創作。

N. Bernikow

Heinrich Heine-der Grosse Dichter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ären Demokratie

根據 Verlag Von Philipp Reclamjun 出版的
Heines Ausgewählte Werke 之序文譯出

海 涅 的 生 活 和 創 作

柏 立 可 著

宗 白 華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061

開本 787×1092 耗 1/82 印張 2 7/16 字數 49,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7) 0.22 元

当十九世紀上半期西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的時代，社會關係的封建形式仍然統治着德國。這個情況規定了德國境內社會鬥爭的特性，也規定了十九世紀上半期德國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的特質。

繼拿破侖戰爭之後，德國進入了一個長久的封建專制的反動年代。維也納會議（一八一五年）恢復了各地那些舊日的所謂“正統的”朝廷。馬克思說，人民被買進賣出，被分裂、又被撮合起來，完全是首先符合着他們統治者的利益。

這個反動統治所製造的德意志聯邦沒有把國家的統一給予德國。雖然德國在拿破侖失敗以後不再分裂為三百六十個，而是分裂為三十六個諸侯領地，却仍然是一個破碎了的、落後的國家。舊的封建秩序統治着。每個小國有它自己的政府和軍隊。“聯邦議會”沒有實際權力。這些諸侯領地里的絕對專制制度是被貴族階級——反動統治的支柱——小心翼翼地守護着。倚靠着梅特涅和“神聖同盟”，這些諸侯們在國土上維護着封建關係。農民實際上又成了農奴。

德國境內的分裂和封建專制的統治，阻礙了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德國資產階級在他的發展中遠遠落後於英國的、甚至落後於法國的資產階級。“德國舊式的製造業由於蒸汽動力的利用和英國工業優勢的迅速擴張而被摧毀了。在拿破侖的大陸封鎖政策下新生起來的近代工業雖然在各地建立

了，仍不能补偿旧工業的损失”。①

但是德國虽处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中，它的机械化的生產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仍然擴張着。一系列的工業区成立起來（撒克遜、什列斯因、萊茵区域）。政治上完全沒有权利的大資產階級在这些年代中顯著地强大起來了。和工業的成長同时，無產階級也在德國產生了，但是廣大的群眾在鄉村中是由農民、在城市中是由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組成的。

德國社会政治生活第一次的轉變是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大約在一八三〇年左右，工業改進的成績在國內令人感覺到了：大工業成長着，而農民的無產階級化也迅速地進行着。被殘酷無情地剝削着的德國工人，在二十年代末尾在不同的地点起义了。

法國的七月革命是德國政治覺醒的推動力。它動搖了對容克制度②是不可改動的這種信念，鼓舞了群眾中間的反抗情緒。在許多諸侯的領地上掀起了人民起义。在漢諾威的幾個城市里，在撒克遜及卡塞爾區域，民主勢力抬起頭來。在中部及南部德意志農民對容克制度的不滿在滋長着。

但是一切反抗的表示都被無情地扼殺了。一個殘酷鎮壓的時期統治着。甚至於自由主義的報章也被禁止。許多不滿分子被關到監獄里去或被驅逐出境。但政府的鎮壓在一八三四——三五五年間即使那樣嚴厲，大工業的成長却逼迫着那些

①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狄茲一九五五年版，柏林，第二四頁。

② 貴族地主階級。

統治者讓步。一八四三年關稅同盟建立起來了，這把資產階級更密切地結合着，給予機器生產的發展以新的刺激，促進着廣布全德國的鐵道網的建造。

三十年代不僅僅标志着德國大工業的繼續增長，而且也标志着空想社會主義的觀念在德國無產階級和手工業者里面的傳播。

一八三四年德國的流亡者在巴黎的秘密組織“流放者同盟”開始活動了。這個“流放者同盟”就是“正義者同盟”底前身。在同一年內產生了文學運動“少年德國”。魏特林①的“手工藝學徒社會主義”的觀念也廣泛的傳布着。在一八三五年“少年德國”被聯邦議會宣布為“威脅秩序基礎”的組織。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梅特涅的反動統治時期，反抗的文藝在德國發展得特別慢。反動浪漫派的繼承人，被海涅在一首諷刺詩里譏笑過的“希瓦本派”的詩人繼續着他們的文學活動。因為受了德國社會現實的局限，資產階級民主的文學發展得很慢。二十及三十年代德國文學界最偉大的人物仍是歌德，歌德在這個時期完成了寫作浮士德的工作。這是十九世紀德國進步文學中最偉大的創作。在這個作品中大詩人把他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批評態度表達出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該時期德國文學所發表的言論中不斷地強調着歌德的重大意義。

① 威廉·魏特林（1808—1871），空想社會主義者，“正義者同盟”底領袖之一。梅林說“他是手工藝無產者的代言人”，他停留在小資產階級思想範圍里。

民主团体的文学在進展中的一个可注意的好轉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才出現的。这个轉变是二十年代末在德國开始的經濟、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直接結果。这时法國的七月事变好象是充当了这个新运动的信号。

恩格斯論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德國情况說：“一八三〇年的事变把整个歐洲投進了這個政治騷动中，德國文学也不能避免这个政治騷动的影响。”^①三十年代德國文学中新反抗运动第一次的成就是对反动浪漫派的斗争。在这几年內有一群激進的詩人和著作家繼承着这项斗争。

三十年代的标志，是出現了一些作家，他們表达了自由主义中等階層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希望。但是他們在这期間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反对封建反动統治上，还是联合一致的，以后他們就分道揚鑣了。

早在二十年代，德國革命民主主义的大詩人海涅的創作活动已經开始顯得突出了。他在十九世紀上半世紀的德國文学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自从他的文藝活动开始之日，他就反抗着社会生活和文藝里面的反动势力，特别是反对反动貴族的浪漫主义和它的追隨者。

在四十年代，海涅和馬克思以及他的同志們有了密切的接触并且接近着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曾成为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意識和他的創作里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他一直到死未能克服的。在他的一生中这些矛盾有

①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國的革命与反革命，狄茲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四頁。

時顯著有時不顯著地表現出來。它們給這位大詩人、諷刺家和政論家的全部創作蓋上了它們的烙印。

馬克思同海涅具有多年的友誼，他很嚴肅地批評了詩人的個別行為和政治問題上的動搖。但是他仍舊很器重海涅，常常強調着海涅詩作中藝術的和革命的价值。

海涅死於一百年前（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七日），他的文學一直到今天沒有喪失它的現實性。他痛恨一切的壓迫和不平等，他是反對封建反動統治的戰士，他也反對資產階級的假民主。我們是和詩人具有同感的。他反對所謂“純文藝”的鬥爭，保衛着現實主義的藝術，——這藝術是被那時代的進步思想推動着——這都是海涅偉大的功績。

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和文藝學者對海涅的充滿矛盾的創作是表示着不同的態度。那些代表德國封建及資產階級反動意識形態的批評家竭力誹謗這位德國大詩人，後來又想貶低他的文學遺產的价值。還不止此，他們想根本否定海涅的詩作。

另外一些批評家，他們接受着自由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領導，以空洞地贊揚海涅個別作品為滿足，而不願意費精力認真地去分析他的詩作。他這些詩作控訴剝削和壓迫，揭露自由主義者妥協的偽善和封建與資產階級人物的政治敗德。這一類的批評家只肯承認海涅早期詩歌，歌謠集和他的少數諷刺作品中一些詩的价值。

第三類的批評家是唯美主義者，他們能夠細致地分析他的詩的形式，而不能對他作品中的革命內容真正理解和評價。這類批評家中有一部分人現在檢查着他們自己對海涅作品所持的態度，不僅試圖分析他的藝術方法，而且也試圖探討海涅

創作中的政治內容。

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用盡一切方法，想把海涅從德國人民的記憶里剔除出去。法西斯特務警察瘋狂地鏟除他的文學遺產，焚燬他的書，宣布他是德國的仇敵。他們摧毀他的少數紀念碑，而且把他的馳名國內外的詩歌（像羅累萊（“Lorelei”）和其他一些詩），說成是一個無名作家的作品。但是無論希特勒匪徒用怎樣的手段來踐踏人們對海涅的紀念，他的作品即使在希特勒當權時期仍然繼續生存在德國人民中間，現在更是被民主德國的進步勢力愛護着。

I 青年海涅的文學活動

象上面已經說過，海涅的文學歷程開始於最黑暗的反動年代，其時國內的每一個反抗都被地方的聯合勢力和“神聖同盟”的國際獄吏毫不留情地鎮壓下去了。海涅很早就感到德國現實的沉重壓力，他在青年時代就在德國的生活條件下忍受着苦痛。

在一八一六年，海涅才十九歲，已經寫下他的最早的詩。第一部詩集青春煩惱於一八二一年出版，接着在一八二三年出版了第二部詩集抒情的插曲，一八二四年出版了第三部詩集還鄉集。

一八二四年海涅從事一個環游德國的旅行，在這趟旅行里他認識了他的家鄉和人民。他在哈茨游記中燦爛地描繪着這次旅行里所收集的印象。這游記證明海涅不僅能体会到德國風景的美，並且認識到祖國分裂為許多渺小的、被反動政權

摧殘着的小國。

一八二七年海涅發表他的旅行札記的第二冊——觀念——勒·格朗特文集①，這本書的政治鋒芒針對着德國的反動統治。在同一年中出版了歌謠集，海涅青年詩篇的一個總集，里面包含着一切先前發表過的詩輯和北海詩輯。這個北海詩輯是他在一八二六年環游德國的旅行中寫下來的。在一八二六和一八三〇年的中間出版了旅行札記的第三冊和第四冊。第三冊包含了：從慕尼黑到熱那亞的旅行、珞珈浴場及珞珈城。英吉利片斷則屬於第四冊。

歌 謠 集

我們如果把这个集子里的詩比較一下，就可以探求海涅的意識形態在一八一六到一八二六這十年間所發生的演變。這個演變是完全被當時德國的現實所規定的。

在青年詩人的意識里滋生着對他周圍的封建專制和市僧奴顏婢膝的厭惡，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權利的反抗。但是這種對環境的不滿沒有給他指示出改造環境的道路。因此就產生了那些在他的創作方法中表示出來的矛盾。

海涅自己曾經說出，一切收在歌謠集里的早期詩輯，是被一個共同的主題結合着，這就是他對阿瑪莉亞的戀愛。阿瑪莉亞是他的有錢叔叔沙羅孟的淺薄而傲慢的女兒。陷於情網的海涅的抒情詩，却由於他把個人的體驗逐漸擴大提高到評述德國社會生活，而獲得更廣泛的意義，並因此具有另一種傾

① 勒·格朗特是法國鼓手長的名字。

向，由它規定了全部詩集的內容。他的个人苦痛逐漸帶上社会色彩。早在第一輯青春煩惱里社会的因素就浸入了詩人的抒情式的痛苦里面，而在往后的詩篇里却愈來愈退到后面去了，在最末的詩篇里社会因素的意义退落到附屬的地位。

在他給母親的一篇詩里(青春煩惱)，海涅吟咏他在社会环境中的孤独感，四面都是自私和虛伪：

我在狂妄的迷惘中把你丢开，
我想去走遍这个世界，
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爱情，
我要把爱情拥抱在胸怀。

我到大街小巷去找爱情，
在每家門前伸出我的手來，
我乞求一星星爱的遺贈，
人們却冷笑着給我殘酷的憎恨。

我仍然痴心去找爱情，
永远去找，永远是枉費追尋。
我悵然回家鄉，病倒含悲辛。

這詩里面的悲哀并不是來自那沒有得到酬答的爱，而是來自对社会环境的不滿。在这个詩集的商籁体詩中，詩人第一次对自己所处境况的不公平和不自主表示了他的反抗，对自己被迫着要向权貴低头求乞，更表示了他的厭惡与憎恨：

我已經習慣了，把头抬得高高，
我的思想有些頑固和堅韌；
· 尽管國王看着我面对面，

我也不肯垂下我的眼帘。

他所熱愛的女子對他冷酷無情在海涅的意識里是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的。他的苦痛的根源顯示了他們社會地位的對立——他是一個一錢不名的詩人，她是一個金玉滿堂的富商女兒。

海涅早期詩中所帶的那種憧憬悵惘的情調，是和德國反動浪漫派那些模糊的憧憬沒有共同之處，是和諾瓦里斯的憧憬“藍花”^①有所區別的。海涅的憧憬悵惘起初是出自完全現實的入世的情感，出自他的戀愛，後來是轉變成一個窒息地生活在當時德國現實條件下無權無力的民主知識分子的悲哀。

海涅並不忘懷這慘淡的現實，他忍受着這個現實所產生的苦痛，但還找不到克服它的正確道路。青年海涅的詩歌中具有這種傾向：把矛盾暴露出來，証明憧憬底虛謊和無意義，抽象夢想底無根據。

海涅當大學生時（一八二〇）就在一篇評論浪漫主義的論文中嚴厲譴責德國的反動浪漫主義，說它逃避德國淒慘的現實而拿一個理想化了的過去時代來對照。海涅堅決反對美化過去家長制的封建社會，因為他在这里面嗅到一種想把四分五裂的淒慘的封建德國永恒化的企圖。但是早期的海涅自己也是個浪漫主義者，雖然他的浪漫主義是和諾瓦里斯正相反的，他後來把諾瓦里斯的浪漫主義稱做“肺癆病的”浪漫主義。

青年的海涅是德國第一個革命浪漫主義者，他的浪漫主

① 諾瓦里斯（1772—1801），德國浪漫派詩人。“藍花”是德國浪漫派的象征標志。

义里面很早就包含着未來的现实主义滋長的果实。

早在当时，德國的批評界對海涅的詩作和他同時代反動浪漫主義底區別，已經不能避而不談。所以有一些批評家非常不高興地挑剔他，說他不能和現實協調，說他詩中的戀愛主題是隸屬於社會主題之下。年老的富有經驗的希萊馬哈(Schleiermacher 1786—1834，德國宗教哲學家)就指出海涅和浪漫派“不是同一回事”，海涅是“第三階級的詩人”。海涅被人稱做“反唯美主義”的，這就是說他是暴露揭發的領導人，人們把他比擬拜倫而給予他一個“不協調底文豪”的稱號。

從他的最早的文藝習作起，海涅就流露了他創作方法上的獨立性和極顯明的特性。他的最初的抒情詩証明他有高度的稟賦以及對人民歌謠有深厚的聯繫。他有意識地靠攏民歌及抒情的敘事詩。但是他絕不是象海岱堡派詩人那樣，僅僅把民歌來格律化。他愛好並且熟識人民藝術。他寶貴和熱愛民歌，他誠誠懇懇地把它們當做最好的模範。

在海涅早期詩作青春煩惱里已經看得出他的諷刺風格的最初迹象。漸漸地諷刺成為青年海涅創作方法中決定性的因素。在反動浪漫主義者那里，諷刺是應該為了和解的。與此相反，海涅的諷刺摧毀虛偽的和諧，譴責現行制度的缺點。“海涅故意把市民的憧憬捧上天，為了事後也故意讓它一落千丈掉落到現實中來”——這是恩格斯對海涅諷刺的恰當的鑒定。^①

海涅嘲笑他周圍的“無味”，他揭露浪漫派企圖逃入夢境，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與文學，柏林一八四八年版，第二八四頁。

在虛空中建立幻想，是無益的欺騙。

北海詩輯里的詩篇是浸透着諷刺，并且給我們清楚地看到海涅運用諷刺藝術的熟練。他的一篇揶揄浪漫派的夢想的詩海鬼，是這種諷刺詩的代表作。

在海鬼詩里詩人倚着船欄俯視透明的海水，水里顯現出一個沉沒城市的幻景。他以為他看到了他久已失去的尋找不得的愛人：

我永遠不再離開你，
我俯着身兒來就你，
我張開我的膀臂
跳進你的心坎里——

詩人正想跳往幻象的懷抱里去，船長粗暴地把他抓住：

但是正在緊要關頭，
船長抓住我的腿，
把我從船邊拖回，
他喊叫，又氣又笑：
先生，你是不是鬼迷了？

詩人魅人的幻影正和現實尖銳地對立着，而由於這種對照不僅喪失了它的魅惑力，并且完全摧毀了，幻滅了。

詩人內心的不寧、惶惑，是用了更尖銳的諷刺表現在下面這篇名叫問題的詩中：

在黑夜的波浪洶涌的海边上，
站立着一個青春兒郎，
滿肚子牢騷，滿心頭徬徨，
陰郁的口吻追問着波浪：
浪兒，什麼是人生的謎，

替我解一解这惱人的古老的問題。

許多頭腦想把它解決，

有的是頭戴埃及古文的便帽，

有的裹着土耳其的头巾，

也有滿頭假髮沉吟不休，

可憐那流着汗水的哲學家的頭——

告訴我，什麼是人生的意義？

人從哪兒來，他向哪兒去？

是誰住在那金光閃閃的星兒里？

波濤呻吟着它那永恒的呻吟，

風兒在吹，雲兒在逃，

天上星星寒光悄悄，

年青的傻子還在等候回音。

這個尖銳的、出人意表的結句批判了這個夢想者，他脫離了現實人生和人生的責任而期待着解決“永恒”的、宇宙的問題。

海涅的歌謠集一直到最後几輯尖銳的諷刺詩里都貫穿着這種悲哀調子，這可以證明海涅意識中的矛盾還是多大。

旅行札記(一八二六——一八三一)

在海涅早期抒情詩中，顯著地表示出了對德國現實的不滿，在他第一部散文著作里表現得更加強烈和具體，這就是他漫遊德國以後，在一八二六年發表的哈茨游記。

哈茨游記好像是歌謠集的續篇。在這裡結束了海涅第一階段的精神發展，在這裡也表露出他的生動的獨特的散文風

格。哈茨游記是旅行札記，替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德國現實畫了一個略圖。

海涅以此創造了風俗畫和社會政治諷刺底一種獨特的結合。這本書是逐段逐章地穿插着燦爛的警句，題外的抒情描述和詩的章節。風俗底畫面、政治事件底評論、社會上現實典型現象底觀察，是和神話故事似的人物、古老的傳說交織在一起的。記錄性質的描述故意地突轉到浪漫的即興詩。主觀的印象與情緒是同報告互相交替地出現，在這些報告里作者努力用最高度的客觀來描寫典型事物。

在海涅所描寫的一切東西里，潛流着一股細膩的、有時差不多覺察不出的、但又較為強調的諷刺。經過琢磨的諷諷標誌着海涅以後年代的一切散文著作的特點。最突出顯著的是旅行札記。

象在歌謠集的詩篇中和哈茨游記中一樣，這旅行札記也不包含海涅的一個明確的、積極的理想，更談不上直接號召戰鬥或提出一個戰鬥綱領。但是海涅對於德國容克主義以及附和它的、唯命是從的德國市僧所寫的入骨的諷刺，使他的旅行札記獲得一種意義與價值，等於是反抗當時德國反動制度的的一個直接控訴。

海涅愈深入德國社會生活，他的諷刺就愈加尖銳。他痛恨特權階級，這些階級組成了一個奴化德國人民的聯盟。但是他大概更加痛恨那些麻木的市僧，他們象狗一樣拜倒在這個聯盟的面前而把它看做是上帝意旨所規定的必然性。

海涅的旅行札記描繪着德國的可憐相，這分裂為幾十個侏儒小國的國土，德國市僧的麻木冷淡，中等階級知識分子的

偏狹，這一切都栩栩如生，切合現實。他又描繪了德國現實令人窒息的空氣，挾着它的封建權力和一些中古意味的成見。對於那些開明的外省哲學家他這樣描寫着：

我發現他非常愉快，新鮮，有勁。他新近出版的大著理性的宗教，也證明這一點。這部大著，叫理性主義者那樣雀躍，叫神秘主義者那樣氣悶，廣大的讀者也被鼓動了。我自己在這個瞬間固然也是一個神秘主義者，由於我的健康關係，我遵照醫生的囑咐不要動用腦筋。我決不抹殺理性主義努力的成就，象保羅斯、古爾列蒂、克魯格、愛希賀因、鮑特維克、魏格謝多等等人的勞作。對於我自己，偶然也很有益處，這是由於這些人把許多陳年的穢物掃除了，尤其是古老的教會垃圾，这里面藏着那么多的毒蛇與妖氣。德國的空氣是太濃又太熱，我常常害怕窒息悶死或者被我親愛的神秘主義的伙伴們在他們白熱的愛中絞死了。所以我絕不怨怪那些理性主義的好人們，縱然他們把空氣冷卻得太厲害了一點。根本上大自然本身已經替理性主義劃定了界限，在抽氣機下面和在北極圈里，人是支持不了的呀！

落後的德國市民階層浸沉在冬眠里，他們對社會的利益態度冷淡，他們滿足於個人窄小圈子裡的興趣，他們的視綫狹隘，這一切一切都被海涅描述成諷刺的漫畫。

當海涅描寫一個城市或一個鄉村，當他形容一次偶然的會晤時，他都向我們介紹了當時整個德國現實中的典型。

日爾曼市僧承担着既成的制度而不發怨言，並且充滿着民族主義，他們這種自滿的狹隘海涅往往在短短的速寫中“照着本來面貌”記錄下來，在這些速寫中，典型的東西經由奇聞軼事的對照而烘托了出來。海涅在他的一次旅行里碰到一位“哥斯拉城的養得腦滿腸肥的市民”，這人自稱是一個“開明的”理